

皇清經解

文

明

報

報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九

學海堂

弁服釋例

興化任侍御大鑄著

皮弁服下

皮弁重於朝服

雜記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疏爵弁受於內霤皮  
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  
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弁以鹿皮淺毛為之天子諸侯孤卿大夫會中玉璫與韋弁同  
天子諸侯玉笄象邸大夫象笄象邸士象笄與爵弁同

顧命四人綦弁傳綦文鹿子皮疏鄭元云青黑曰綦王肅云  
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各以意言無正文也

淇奧會弁如星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鑠鑠而處狀似  
星也疏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縫中也皮弁  
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  
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  
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  
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  
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  
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  
而璫飾七故云飾之以玉鑠鑠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  
事王朝者則卿璫飾六大夫璫飾四諸侯卿大夫各依命數  
竝玉用二采

鳴鳩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璫以玉爲之疏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縫中也璫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王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璫以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璫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綦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

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璫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  
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璫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  
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璫王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  
命有之者以新王卽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  
非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璫

玉府共王之服玉珮玉珠玉注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  
疏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  
也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注會讀如大會之會  
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  
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

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爲之疏云謂會如大會之會漢麻有大  
會小會之語取會聚之義故爲縫中又云璣讀如薄借綦之  
綦綦結也者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  
之語未聞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  
綦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衛詩  
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爍爍而處狀似星也與經  
義合故爲證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者璣旣爲玉又得爲結  
義得兩合耳云邸下抵也者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抵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  
其禁令注皮弁則侯伯璣飾七子男璣飾五玉亦三采孤則  
璣飾四三命之卿璣飾三再命之大夫璣飾二玉亦二采疏

此文既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爲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  
士冠禮皮弁服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注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象  
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  
皮弁又無玉象邸飾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  
玉十二以爲飾又云韋弁皮弁則侯伯璣飾七子男璣飾五  
玉亦三采孤則璣飾四三命之卿璣飾三再命之大夫璣飾  
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  
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是也  
士不  
得有



韋弁辨見  
韋弁服

左氏成二年傳棺有翰檜注翰旁飾檜上飾疏詩云會弁如  
星鄭氏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  
此檜亦在上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  
皮爲之瓊王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孟子  
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注皮冠弁也疏案士冠禮注云  
皮弁以白鹿爲之象上古也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  
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

案漢書外戚王皇后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注皮弁以鹿皮  
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蓋本釋名兩手合拊之義甘延

壽傳試弁爲期門師古亦注曰弁手搏王莽傳予甚弁焉  
師古注曰弁撫手也然則拚手之拚通作弁冠形如合手  
故名弁也

又案弁師玉璫注讀薄借綦之綦綦又作騏故顧命釋文  
綦本作騏詩鳩鳩疏引顧命亦作四人騏弁又作璫詩其  
弁伊騏箋曰當作璫說文璫璫重文而璫璫又與騏綦通  
故鄭於詩以璫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璫璫璫綦三字義相  
近騏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珩紘紘玉弁綦會李善注引  
鄭元曰會縫中璫讀如綦綦謂結於皮弁縫中每貫結五  
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會綦之從絲璫璫之從玉以絲  
貫玉故也然則會弁如星言會而璫可見其弁伊騏言綦

而會可見也弁師先言會而後言璫言會中有璫也東京  
賦先言綦而後言會言綦飾於會也又攷弁師注必讀璫  
爲綦者漢書楊雄傳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櫬槍以爲綦班  
婕妤傳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師古注曰綦履下飾內  
則屨著綦注綦屨繫廣雅其紆謂之綦曰繫曰紆皆可以  
貫結者也蓋履下以絲貫鉤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  
之綦鄭注薄借綦陸佃謂卽不借綦

惠氏禮說亦同

以履綦之綦

通綦之義則知璫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

又案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注引詩云會弁如星釋文會亦  
作璫隋志引詩亦作璫弁如星璫雖從玉亦與會同義攷  
儀禮士喪禮髻弁用桑疏以髻爲會取以髮會聚之義左

氏成二年傳棺有翰檜疏引會弁如星之會訓檜字謂檜  
爲際會之處昭十一年傳衣有檜注檜領會說文體骨槌  
之可會髮者從骨會聲詩曰體弁如星說文訓會弁之會  
作骨槌雖與鄭異而以體爲會髮則亦取義於會也凡此  
以會爲聲聲多兼義故知璿弁之璿亦以會爲義也攷釋  
名以皮弁爲合手之形下廣上銳其制當取鹿皮一幅分  
解之每片廣頭向下狹頭向上片片縫合自成合手銳頂  
之狀縫中曰會蓋皮之分解者必以箴功會合之也戰國  
趙策鯤冠秫縫注秫綦鍼言女工之粗史記趙世家作却  
冠秫紕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紕亦縫紕之別名秫者綦  
鍼也此言其女工箴縷之粗蓋以冠無論麤細必有箴縷

之迹於其有箴縷之處飾以綦玉則不見箴縷矣故不特皮弁有璣卽凡冠弁皆當有璣也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箋古者素絲以英裘然則皮弁之縫亦線縷爲之與裘畧同縫中線以絲組飾之弁縫中線以璣玉飾之其義同也又攷弁師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弁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日以組束髮及著弁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膾然則會檜膾通爲一字司農訓膾爲組束髮與許氏訓膾爲骨槌不同叔重以會弁如星爲骨槌如星於比象旣不合司農以會爲組束髮亦與皮弁無涉也

又案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

杯三禮舊圖謂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晉志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玉邸玉笄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爲璫璫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狐四卿大夫三全本弁師注隋志弁之制五經通義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增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爲之通典大業中所造通用烏漆紗前後二旁如蓮葉四開空處又安拳花頂上當縫安金梁梁上加璫天子十二璫珍珠爲之皇太子及一品九璫二品八璫下六品各殺其一以玉爲之六品以下無璫後制鹿皮者以賜近臣大唐因之以鹿皮爲之玉簪導十二璫餘制同隋自一品至五品以上皆有璫

自六品以下無縻則大夫有縻士無縻之遺制也惟隋爲  
蓮葉拳花之形則有邊葉矣破論語素衣麤裘皇侃義疏  
云皮弁以鹿皮爲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容冠而無邊葉  
也據此則皮弁不得有邊葉又以烏漆紗爲之尤乖古制  
至唐六典載皮弁服朱衣及絳紗衣則全易皮弁素服之  
舊矣

又案三國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傅子曰魏太祖以天  
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帽晉志作帽  
梁志作恰合  
乎簡易隨時之義於是皮弁變而爲帽帽之形仍象皮弁特  
變皮爲縑帛故云簡易耳

又案隋志皮弁之制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

稠請施象牙簪導詔許之弁加簪導自茲始也攷笄天子諸侯以玉大夫以下用象此皮弁概以象爲簪導雖不盡合乎古而猶不失士冠禮皮弁笄之遺制又攷通典大業制一品至五品犀簪導六品至九品象簪導則與隋志所云惟弁用白牙笄導又異焉

又案初學記載魏臺訪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魏武帝所作弁柢據此則邸在弁下有周緣之形其象冠之有武歟賈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不特與魏臺訪議不合卽注亦明云下邸則邸在弁下明矣賈疏以爲在頂上亦與下邸二字迂攷爾雅釋器邸謂之柢郭璞注根柢皆物之邸邸卽底通語也疏言凡物之柢必在底下因



名云也釋言又曰邸本也郭璞謂根本故羽本謂之翮郭注亦云鳥羽根也根柢皆在下之稱賈疏謂邸在弁之頂上何解於邸即為底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著四圭一玉俱成此象邸周緣弁下為弁之邸與璧為四圭之邸名義正同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鞞

大夫以上素帶士緇帶與爵弁同

鳴鳩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疏知此是皮弁者以其章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諸侯視朔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也

司服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疏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者經典云素者有二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繪也卽此文之等是也畫績言素者謂白色卽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是以鄭云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也知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

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  
惟喪服裳幅三衽有數耳云其色象焉者謂象皮弁之色用  
白布也

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

聘禮裼降立疏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服  
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素積以爲裳

士喪禮皮弁服注其服白布衣素裳也

月令衣青衣疏皮弁白布衣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

裳

玉藻注皮弁服皆素鞞疏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

雜記皮弁一疏十五升白布為衣素積為裳也

論語素衣麕裘皇侃義疏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頭

著皮弁也

左氏成三年傳服改矣疏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  
為裳

案敖繼公士冠禮注謂皮弁亦以素絲為衣與裳同今破

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注謂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

要中白虎通曰要中辟積釋名素積素裳也辟積其要中

使蹙因以名之也故經文素積專謂裳不兼衣也繼公謂

皮弁以素為裳竝以為衣即於士冠禮經文積字不合郊

特牲皮弁素服而祭注素服衣裳皆素文王世子公素服

不舉注素服亦皮弁矣疏謂衣裳皆素皮弁服衣不用士  
五升白布而用素惟此二事爲變禮蓋大蜡爲送終之祭  
故衣裳皆素公族在辟公爲之變服亦服素衣裳司服加  
以元端素端素端卽素服也均於凶災服之皮弁爲天子  
常朝諸侯視朔之吉服其衣裳不應同於素端且郊特牲  
及文王世子曰素服不曰素積則以服字統括衣裳故注  
疏以爲衣裳皆素士冠禮明云素積不云素服而繼公以  
素服之義解之由於經文不逐字求之爾

又案史記禮書曰皮弁布裳攷素積以素絲爲裳而禮書  
云布裳與禮制未合史記因衣用白布而謂裳與衣同繼  
公因裳用素絲而謂衣與裳同其失均也又案爾雅裳削

幅謂之縠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自冕弁服至元端皆爲  
帷裳前三後四不削幅也若不縠積則一丈四尺之要中  
何以被體乎故自深衣外無不積之裳漢書孝平王皇后  
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素績謂素裳也績字或作積積謂  
縠積之若今之襪爲也攷雜記注如今袿袍襪重繪矣玉  
篇襪重繪也蓋縠積之縫與喪服之袿同皆屈攝裳幅內  
外重疊其象近於重繪之襪唐六典訓襪爲垂裾別爲一  
義師古以襪喻縠積特取重繪之義非誤以積爲垂裾惠  
氏非之但知其一耳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縠積褰縐又曰  
紆徐委曲鬱撓谿谷張揖曰縠積猶籊籊也褰縮也縐裁  
也其縐中文理弗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縠積卽今之

君禡古所謂皮弁素積卽謂此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  
或褰縐委屈如谿谷相如此數語已盡襞積之狀師古以  
禡訓積禡卽積之轉也埤蒼禡鞞衣也通俗文曰襞縫曰  
禡字林襞鞞衣也禡訓鞞鞞訓襞卽所謂襞積也釋名鞞  
復也重複非一言之也故禡鞞義亦通士昏禮記納徵執  
士皮攝之注攝猶辟也謂中屈其皮而疊折之也義亦與禡  
通檀弓置翣注以布衣不如禡與卽國語屏攝之攝也則  
攝卽禡也楚詞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左祛挂於搏桑  
王逸注攝葉儲與不舒展貌洪興祖補注曰攝之葉反曲  
折也惟曲折故不舒展卽襞積也廣雅僕疊襞禡寃控鞞  
結誦也僕疊之爲襞積猶攝葉之爲襞積也禡鞞僕疊攝

葉皆一音相轉其義皆通於襜積也呂氏春秋仲秋紀冠帶有常高誘注皮弁服者鹿皮冠素幘也古皮弁無幘則幘爲積之誤

天子諸侯白鳥青絢纁純大夫士白屨緇絢纁純純博寸

屨人爲赤鳥黑鳥赤纁黃纁青絢注凡屨鳥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素積白屨緇絢纁純又曰青絢者王白鳥之飾疏青絢者與王及諸侯爲白鳥之飾又曰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爲裳故白屨也云緇絢纁純者亦飾從繡次也又曰白鳥配韋弁皮弁

辨內外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疏鄭志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鳥



司服疏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

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絢縹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

聘禮裼降立疏云皮弁亦天子朝服又曰白舄臣用白屨也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緇絢縹純純組綦繫於踵注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絢縹純純博寸綦履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疏白舄者皮弁之舄又曰白屨者

皮弁之屨

白舄者皮弁之舄謂天子諸侯白屨者皮弁之屨謂卿大夫士也

案慌氏凍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  
 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  
 沃而盪之蓋凍帛之法取其熟而白既塗之以蜃又揮之  
 而沃之既盪之而又塗之如是者數周則熟而且白矣履  
 用皮葛皮葛無凍法故白履用蜃但柎之而已慌氏淫之  
 士以蜃注引鄭司農曰士冠禮素積白履以魁柎之說曰魁  
 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蓋以此文之魁釋彼文  
 之蜃耳其實彼云淫之此云柎之義各有殊鄭注曰淫薄  
 粉之令帛白蓋蜃粉與欄灰及水參相和則浸淫漸漬而  
 善入粉必薄乃善入也云淫者浸潤之使易徹也若白履  
 則惟於皮葛之外塗柎取其厚與薄粉不同鄭以柎為注

注當讀為韎韋之跗注謂與皮葛相附屬也又攷王會篇

東越海蠃且甌文蠃注蠃大蠃魁亦訓大呂氏春秋勸學篇不疾學而能

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生魁大也淮南子汜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蠃

而耨注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謂蠃體最大摩之即可以

耨也晉語韋昭注小曰蛤大曰蠃本草魁蛤爾雅魁陸皆

以魁為大者也鄭司農於幌氏及地官掌蠃其白盛之蠃

注皆引此經之魁釋蠃與此康成注釋魁為蠃蛤同蓋蛤

粉本白魁蠃則蛤之尤大者為尤白也取以附履其白厚

當與常蛤殊匠人白盛注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蠃灰堊

墻以堊墻之物附履其光澤為何如耶

一曰素積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

雜記公襲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案素積一者皮弁也服以冠名者皮弁爵弁之類是也以  
衣名者朝服元端之類是也以裳名者雜記素積纁裳是  
也

或曰素端

雜記子羔之襲也爾衣裳與稅衣纁衽爲一素端一皮弁一  
爵弁一元冕一疏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盧云布上素下皮  
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

案盧說非也若素端卽是皮弁則不得與下皮弁一別爲  
一稱矣破司服士服加以元端素端子羔之祿衣旣當元

端則此素端卽司服之素端明矣賀瑒云以素爲衣裳則以白絹爲衣裳也賀說爲勝

中衣用布

朝服元端同

唐揚之水素衣朱襮疏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又云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服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疏以帛裏布非禮也者若朝服用布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元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卽十五升布故中衣并用布也又云而小祥衰裏熟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

天子視朝三公及諸侯在王朝服皮弁用狐白裘錦衣裼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絨疏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疏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

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太著上有衣  
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  
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  
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  
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  
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又云此言狐裘爲朝  
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  
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  
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  
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麇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云錦衣

狐裘耳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  
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  
云衣錦絅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  
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  
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  
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  
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  
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又云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  
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告廟之後則不服之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非諸侯則不以錦衣爲裼

案白虎通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



卑也則是狐白裘自諸侯以下皆不得服矣與禮經異制  
淮南子說山訓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似亦唯天  
子得狐白者說山訓又曰天子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裘掇之衆白也呂氏春秋用衆篇亦同墨子親士篇千鎰  
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然則狐白之裘非一狐白之所能成  
故狐白之裘最貴漢書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  
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  
難得故貴也又曰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然則狐  
白獨取腋毛爲之又管子輕重篇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  
而一見又曰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  
十四月而不得一此皆謂白狐也得之尤不易非若狐腋

下之白凡狐皆有特爲裘則須集眾腋耳晏子春秋諫上  
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  
晏子入見其云坐堂側陞則路寢內朝也諸侯在本國燕  
朝得衣狐白此又未可以禮制拘也

諸侯在國視朔及受聘享服皮弁則素衣麕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絨疏若諸侯視朔君臣用麕裘知者  
鄭注論語云素衣麕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豻裘絞衣  
爲裼

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箋  
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疏若  
然鄭於坊記注在朝君臣同服上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

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褻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不服狐白

檜羔裘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疏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朔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

司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功裘人功微麕謂狐青麕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疏案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裘麕裘青狐裘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裘青狐裘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又云鄭彼注引

孔子素衣麕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

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注玉藻曰麕裘青豻裘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疏鄭一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麕裘但君則麕裘還用麕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麕裘則青豻裘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朝君臣同素衣爲裼故鄉黨云素衣麕裘彼一篇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麕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總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惟臣用絞衣爲裼也

素衣麕裘疏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元注此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

玉藻君衣狐白裘疏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能氏云君用絞臣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

案素衣麕裘皇侃義疏麕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袂是也此凶荒之服旣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攷羔裘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麕裘聘禮謁降立注引論語云素衣麕裘則麕裘用之聘朔皇氏以麕裘爲凶荒之服惟較輕於大鹿之裘攷韓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然則麕裘乃最下之裘皇氏以爲凶荒君所服之裘似亦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麕裘爲上故天子以朝諸侯以朔韓子之世至以麕裘

爲監門之服則世風之變也皇氏固不得據後世以疑周制也

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皮弁狐白裘素衣

裼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緘疏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故也

天司裘季秋獻功裘疏案玉藻仍有狐白裘據天子之朝大夫已上所服亦入此功裘之中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疏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

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皮弁麕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緘疏士則麕裘青豸裘以狐白之外

惟麕裘素也

玉藻士不衣狐白注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疏其

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

麕裘素裼也

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注孔子曰素衣麕裘

案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元豹之茈

此字疑



其貲千金使梁邱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晏子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云君服之上謂君以狐白裘爲上服也云嬰不得服之於下則是諸侯之大夫亦不得衣狐白矣與玉藻士不衣狐白異制晏子嘗云惟卿爲大夫此不受狐白之賜或自比於天子之士以云貶抑乎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九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

學海堂

弁服釋例

興化任侍御

大椿

著

朝服上

朝服為釁廟禮成君聽反命之服

雜記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注君朝服者不至廟也

疏謂君受命之時南鄉於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

大戴禮云元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又為大夫家祭筮日之服

少牢饋食禮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

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韉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

人疏主人朝服者為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上篇特性筮亦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服祭服元端以此而言天子諸侯爲祭卜筮亦服祭服案司  
服云享先王則袞冕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雖  
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爲祭而卜還服祭服則諸侯  
爲祭卜筮服祭服可知若爲他事卜筮則異於此孝經注云  
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士冠主人朝服注云  
尊著龜之道是也

又爲大夫家祭宗人請期之服

少牢饋食禮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

又爲大夫家祭視殺視濯之服

少牢饋食禮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  
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

乃退疏自此盡東榮論視殺視濯之事

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疏云自此盡革順論祭時將至布設舉鼎七載之事

又爲大夫家祭尸服

曾子問尸弁篋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疏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篋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體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疏若大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

又爲諸侯大夫及天子之士正祭之服

葛覃服之無斃傳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疏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元冠緇衣素裳也又云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

采蠶被之僮僮疏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祿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元端其士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侈祿衣之袂也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大夫爵弁自祭  
家廟惟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  
服元端疏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  
卿大夫等皆用元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  
服又云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

王制一命卷疏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士則元端大夫則  
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

玉藻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疏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  
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  
諸侯大夫同

深衣目錄士祭以朝服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而祭其祖禰

案經傳言祭服者多據冕弁服周禮內宰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祭義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祭服謂冕服也士喪禮祭服次散衣次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謂爵弁皮弁也諸經傳言祭服大類如此魯語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祭服明與朝服對舉則祭服非朝服可知故月令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注此謂祭服也下文曰衣服有量注此謂朝燕及他服郊特牲注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此皆祭服與朝服對舉



則祭服非朝服之通例故國語韋昭注釋命婦成祭服謂祭服爲元衣纁裳則大夫助祭之服卽元冕也釋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曰旣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蓋列士助祭之服爵弁亦元衣纁裳士之妻旣織此爵弁服而又加之以朝服加之二字蒙上成祭服爲文謂士妻不僅如大夫命婦成祭服而已是祭服朝服二文對舉顯爲二服而孔氏葛覃疏乃謂大夫以朝服自祭故國語云命婦成祭服乃成朝服非元冕竟不知此文下明云加之以朝服正以異祭服於朝服也孔氏徒以大夫助祭冕服士助祭爵弁服皆當受之於公家其妻不應自織故強指祭服爲朝服今攷典絲凡上之賜予亦如之注王以絲物賜人又

曰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疏云以給衣服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然則冕弁受於公家亦僅受絲物於公家而自織之以成祭服非必公家制成祭服而授之也又月令乃收繭稅注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蠶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據此則命夫之受祭服乃僅受繭於公仍須自織可知也

又爲士家祭賓及兄弟之服

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鞞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鞞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

案記云其服皆朝服元端緇帶緇鞞注云皆者謂賓及兄弟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敖繼公謂皆之一字兼主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今攷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此士祭如衣朝服當如士冠禮緇帶素鞞今不

云素鞞而云緇鞞則知非主人之服矣疏云大夫之臣朝服素鞞此緇鞞故云下大夫之臣蓋此經主人大夫之臣也賓及兄弟不敢同於大夫之臣故降而緇鞞繼公謂皆朝服文統主人蓋未求緇鞞二字之義耳蓋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文無明文者言之也

又爲酺崇社之服

周禮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注吉服者祭服也疏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崇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

又爲禘祭之服

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禘強鬼也疏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注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皇侃義疏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旣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又云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

月令命有司大難疏云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

案匡謬正俗云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階鄭元注云禘強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鬼也禘或爲獻或爲儺而徐仙民音禘爲儺今讀遂不可言禘亦失之也攷郊特牲注既云禘強鬼也則禘自爲強鬼之名論語鄉人儺注云毆逐疫鬼卽月令所謂儺陰氣也則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禘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毆逐禘鬼故卽以禘名祭也說文禘道上祭也攷急就篇謁禘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禘道上之祭也王伯厚補註一曰道神周禮

注衍祭義之道中如今祭殤司巫注就巫下禡音傷郊特牲鄉人禡注禡強鬼據伯厚此注則郊特牲所云禡強鬼與說文所云禡道上祭同蓋毆逐強鬼而祭之於道上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死於國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禡通鬼無主則爲厲故曰強鬼國殤之辭曰帶長劔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鄉人禡此強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恐其震驚先祖而朝服臨廟固其宐也鄉黨之儻主於儻陰氣張平子東京賦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引續漢書曰儻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駘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水則亦儻之於道上矣與郊特牲之禡名義雖

殊而毆強鬼與毆疫鬼則一也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於廟孔論語注則云立於廟之阼階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疏言大者以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然則季冬之儻始得及鄉人此朝服而於阼階當爲季冬之儻士入廟元端大夫入廟朝服孔子爲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入廟也又爲士冠筮日筮賓之服

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於門東西面注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又云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疏入廟常服元端今此筮亦在廟不服



元端故云尊者龜之道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又爲士冠宿賓及夕爲期之服

士冠禮乃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主人朝服者

見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

厥明夕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

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注宿服朝服

疏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

又爲諸侯視朝之服

葛覃服之無斃傳士妻朝服疏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

皇清經解 卷五百  
元冠緇衣素裳也

緇衣緇衣之宜兮疏此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  
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

爲朝服

蟬麻衣如雪箋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屨人疏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  
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  
宜兮疏士冠禮云元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  
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是  
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服緇

衣爲朝服之義也

司常道車載旛疏案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是以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牟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道

司士王入內朝注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王日視朝皮弁服者司服職文對諸侯視朝朝服則元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鞞也

士冠禮目錄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

王制一命卷疏諸侯卿大夫士以元冠緇衣素裳爲朝服

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雜記公襲朝服一疏朝服一者公日視朝之服也

左氏昭十年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注端委朝服疏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服鄭元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其朝服元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也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諸侯朝朝服夕深衣

穀梁僖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疏桓公會諸侯因使諸侯朝已故服朝服也

穀梁哀十三年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注襲衣冠端元端疏元端者謂元端衣而端幅制之卽諸侯視朝之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布衣素積裳緇元一也

案諸侯視朝之服曰朝服后夫人以下侍君之服亦曰朝服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注朝服展衣亦以其服是以朝君也說苑正諫篇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衽右朝服皆是也

又案越絕書越王句踐衣服純素不衻不元衻元朝服也朝服不衻元而純素變服也攷國策素服而聽注兵敗以

喪禮自居也淮南子人間訓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編素而朝逸周書大匡解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麻衣白布衣也元黃曰采朝中無采衣則因國荒變服也越王之不衽元蓋釋緇衣而素端矣

又案侯國以緇衣爲朝服常制也惟破玉藻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則宋之朝服以縞又王制縞衣而養老疏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元破夏尙黑元衣則衣裳皆元也

王制注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

是皆非侯國

朝服常制然爲王者之後則變而合乎禮矣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

又說苑君道篇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師經  
之侍文侯當在燕朝之地撞中文侯之旒則冕服也非朝  
服也又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趙武  
靈王貝帶鷄翻而朝趙國化之又亢倉子兵道篇景主一  
拜再舉斂黼衽端珪抑首而坐又說苑善說篇林旣衣韋  
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小人之服也不衣布而衣  
韋則失制之甚者也蓋當時朝服制度列國不同上旣易  
制下亦相襲矣又攷漢魏以後朝服多用絳紗袍其制蓋  
有所自昉韓非外儲說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  
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  
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請自解紫衣而朝然則齊之朝

皇清經義 卷五百  
服先是皆用紫衣紫衣則絳袍之類也又墨子公孟篇楚  
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云絳衣又云博袍則  
自通天冠絳袍矣凡此皆侯國易制競尙麗飾而漢晉遂  
以爲王朝之服蓋亦習尙之相襲也

又爲卿大夫莫夕於朝之服

士冠禮疏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

玉藻朝元端疏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

又爲王朝卿士退朝治事之服

緇衣緇衣之宜兮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緇衣者  
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疏美武公善爲司徒  
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



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政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又爲天子諸侯養老及宴羣臣之服

檜羔裘羔裘逍遙疏逍遙翱翔是遊戲晏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元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

頍弁有頍者弁疏王制云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

皇清系角 卷五下  
燕用元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元冠親  
同姓用皮弁也

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也燕於路  
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  
異也疏知燕於寢者以其饗在廟明燕在寢私處可知也引  
漢法欲見與古異者周時元冠服則緇布衣今衣皮弁服是  
其異也

王制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  
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  
服是服也疏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  
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

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元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

案通典載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皇帝進賢冠元紗袍破王制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緇衣而養老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周人修而兼用之元衣素裳通典所云進賢冠古之元冠也元紗袍近於緇衣時不用素裳與兼用元緇之義未合然朝服遺制猶存彷彿

又爲公食大夫公及賓之服

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注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如聘亦入於次侯疏云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者初

時謂賓發館時服元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云射  
賓輕也戒時元端以此言之前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卽元端  
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元端著朝服出次卽位  
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  
次注云入於次者俟辨則此入次亦俟主人辨也若然聘禮  
重賓發館卽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朝服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

左氏襄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朝服而朝  
疏諸侯每日視朝其君與臣皆服元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  
禮通謂此爲朝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  
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禮食亦當服朝服也

又爲公食大夫賓拜賜之服

又公食大夫禮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

又爲公食大夫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及賓受賜拜賜之服公

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又云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

又爲大夫相食不親食致侑幣之禮

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又云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

侑幣致之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

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又爲諸侯常食之服

王制一命卷疏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

以食夕深衣祭牢肉

玉藻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注

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疏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

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

又為諸侯燕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

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

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

服則元冠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為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

又為諸侯在國賓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

在朝與天子同

案諸侯在朝與天子在朝均服朝服天子在朝皮弁服諸侯在朝則緇衣素裳矣

又爲鄉飲酒戒賓速賓之服

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

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疏鄉飲酒戒速俱不言服知皆朝服者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是也

又爲鄉飲酒賓主人之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

皇清系角 卷五百  
三  
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

又爲鄉飲酒賓主人拜賜拜辱之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又爲鄉射速賓之服

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疏此主人與賓俱朝服案鄉飲酒賓主俱不言服者以彼賓禮重故戒與速賓俱朝服故不言此習射禮輕是故戒時元端召時乃朝服故須言之也

又爲鄉射賓主人之服

案鄉射禮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攷鄉飲酒禮云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服也此



拜賜之服與彼同彼拜賜之服即用昨日飲酒之服則此拜賜之服亦用昨日之射服可知然則射服亦朝服矣

又案獨斷曰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元端晉輿服志行

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與獨斷同皆沿鄉射朝服之遺制

又為鄉射賓主人拜賜拜辱之服

鄉射禮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

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又為士負世子之服

內則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

又為君名世子之服

內則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案賈誼新書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  
內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  
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此文與內則君名  
世子儀節略同惟是內則舉諸侯之制朝服緇布衣素裳  
新書舉天子之制則所稱朝服其爲皮弁服乎

又爲命使於君之服

曲禮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疏敬君故朝服命使  
也然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

又爲乘路馬之服

曲禮乘路馬必朝服注路馬君之馬疏乘路馬必朝服者謂

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

又爲僕右之服

坊記子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僕右恆朝服疏僕右恆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朝服又云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又爲聘禮使者夕幣之服

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眾介夕

又爲聘禮君展幣之服

聘禮宰人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

又爲聘禮賓及介釋幣于禰之服

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又爲聘禮君進使者授圭璧之服

聘禮使者載壇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

上君使卿進使者又云宰執圭屈纜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

圭同面垂纜以受命

又爲聘禮肆儀之服

聘禮未入竟壹肆又云朝服無圭無執也

又爲聘禮入竟展幣之服

聘禮入竟斂壇乃展布幕賓朝服立於幕東西面介皆北

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又爲聘禮請事請行郊勞之服

聘禮賓至於近郊長壇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  
束帛勞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  
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知皆朝服者以卿勞禮重  
尙朝服明以外士大夫輕者朝服可知也故舉後以明前也  
又爲聘禮宰夫設殮之服

聘禮宰夫朝服設殮

又爲聘禮賓辭受饗餼之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注朝  
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疏賓皮弁迎大夫是受之用皮

弁爲尊服明此著朝服朝服卑於皮弁是示不受言示不受終受之也

又爲聘禮宰夫致士介餼及士介受餼之服

聘禮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注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疏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決上

又爲聘禮問卿賓主人之服

聘禮賓朝服問卿注不皮弁別於主君疏對上文行聘享私覲皆皮弁此朝服降一等故鄭注云別於主君

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

又爲聘禮上介問下大夫之服

聘禮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

又爲聘禮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之服

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

又爲聘禮卿歸及郊請反命之服

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壇注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

又爲聘禮卿有私喪反命之服

聘禮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注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云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

以凶服於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於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亦云他如奔喪之禮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爲異也

又爲天子田獵之服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又云謂王服此以田疏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以此觀之



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

王制一命卷疏司農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

左氏襄十四年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疏云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元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異於此也

又爲君視疾有疾者見君之服

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皇侃義疏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

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宐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有疾者齊元端見君則朝服以元端非朝君之服故易元端而朝服耳鄉黨雖爲孔子言之卽爲君視疾凡見君者言之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疏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墉下東首此文疾君視之東首皇侃義疏與喪大記大意同則東首南牖之制本禮之常不第爲孔子言之卽知朝服拖紳亦必爲禮之常不第爲孔子言之也或當時有不及禮者惟孔子能存之耳漢書龔勝傳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

服柁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然則勝亦猶行古之通禮耳非敢特擬孔子也

又爲養親疾之服

既夕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

以喪大記

男女改服注庶人深衣則此主人當爲庶人之誤

主人啼兄弟哭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疏引檀弓者證服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疏養疾者朝服羔裘元冠卽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

喪大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疏

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元而養  
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  
已易羔裘元冠卽朝服也

問喪親始死雞斯注親始死去冠疏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  
者易之是去冠也

案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不云朝服而云羔裘元冠  
者明有不羔裘元冠者喪大記男女改服注曰爲賓客來  
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以上羔裘元冠者也庶  
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元冠者則易爲深衣既夕禮注於  
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是也其本服深衣者則不易經  
文於羔裘元冠下加一者字特以別於深衣者之不易爾

又案文王世子若內豎言病則世子親齊元而養注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疏鄭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元端元裳中士元端黃裳下士元端雜裳又既夕禮養者皆齊據此則養疾之服乃用齊服齊服大夫士皆元端非朝服也檀弓疏又云養疾者朝服前後似相刺謬攷喪大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疏謂養疾者齊元至病因易之以朝服然則親始疾以元端養至疾困易之以朝服則別爲賓客來問疾非齊而養之服也檀弓疏不舉養疾者初服元端一節但云養疾者朝服節次未明遂與文王世子疏不合參之以喪大記疏則其義始明

又為將死者新加之服

既夕記徹褻衣加新衣疏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

案既夕禮記徹褻衣加新衣敖繼公云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不上衣者為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故於此略之今攷喪大記注曰徹褻衣則所

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

上云徹褻

衣則下所云加者非褻衣明矣下云新衣則上所云褻衣非新衣明矣故云互言

又攷荀子禮論

篇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君子之

道禮義之文也既夕禮注云加朝服明其終於正與荀子  
此義正同繼公謂所加之新衣非上服則是以褻服終豈  
慎終之義乎士喪禮襲衣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祿衣  
卽元端不以元端而以祿衣者蓋襲有褻衣袍繭之屬袍  
繭連衣裳祿衣亦連衣裳故以祿衣表袍繭惡其褻也檀  
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夫婦人小斂尙不陳  
褻衣丈夫屬纊乃不服上服安得爲禮喪大記袍必有表  
謂袍繭褻衣也有表衣則不褻矣送死專用褻服無上服  
豈必有表之義乎繼公謂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服故  
於此略之不知將死有死衣既死有襲衣既襲有斂衣各

自爲節皆以上服爲正小斂十九稱其爲上服多矣然不  
得以小斂而略襲服也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  
三十稱其爲上服多矣然不得以大斂而略小斂也則惡  
得以斂襲多上服而謂始死可服褻服耶又攷旣夕禮記  
疏云司服士之齊戒服元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  
元端矣夫寢且服元端而送終反服褻服重所輕而輕所  
重無是理也又攷魏王肅謂禮雖無容衣之制宜依尸服  
卒者之上服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漢  
氏西京故事月遊衣冠則容衣也言以正服不以褻衣也  
夫容衣特庶衣服耳未若死衣關慎終重典也容衣尙不  
可褻况死衣乎列女傳魯黔婁先生之死曾子與明人往



弔焉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馨席藁緼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所云緼袍卽士喪禮注之袍繭旣夕禮之褻衣也緼袍無表則無上服矣黔婁以褻衣爲死衣固因貧不能其服亦以深衣爲居士之本服異於士也後漢書趙岐傳岐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岐終太常而死衣白布單衣同於黔婁之緼袍不服上服岐之變禮也繼公以加新衣爲服褻衣豈士禮哉

又爲始死復者之服

士喪禮復者一人疏不言所著衣服者案喪大記小臣朝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

皇清經解 卷五百  
既夕記復者朝服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

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

又爲宰受含之服

雜記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向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疏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卽喪屨也下云宰舉璧與圭注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

又爲公之襲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

冕一褻衣一疏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

案家語孔子之喪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  
破雜記公九稱朝服一此所云十一稱則已具公九稱之  
服矣云加朝服一蓋於朝服一之外又加其一朝服之有  
二猶公襲爵弁之有二也惟攷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子羔  
襲五稱今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  
十二稱歟孔子大夫當五稱而家語乃稱十一稱過於上  
公擬於天子殊屬不經又稱冠章甫之冠不知襲服但襲  
其衣不襲其冠孔子之襲安得冠章甫之冠此條所言大  
率不經然則所云加朝服一者亦未足據也

又爲公之褻服

皇清系角 卷五  
雜記自西階受朝服

又爲小斂前後弔者之服

檀弓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注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旣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與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

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旣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

帶經而入疏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于武帶經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經總之經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經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又云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元冠不以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弔則小斂之前可以弔熊氏又云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經於元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元冠朝服襲裘而已

案弔服凡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元冠裼裘小斂則

改襲裘而經帶其辭具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為皮

弁服變元冠為弁經或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弁服而

裘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

往則錫裘是也喪大記疏引熊氏之說最為確鑿司服凡弔事弁經服雜

記凡弁經其義侈袂注弁經服者弔服也均據大斂以後

言之也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亦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

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經而元冠朝服賈喪服記疏天子常

弁經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經并以弁

經為小斂時弔服誤矣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

者襲裘加武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

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則元冠

此弔者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元冠朝服通大夫士一也

賈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經既與喪大記經注

不合又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

而入所謂襲裘襲朝服之裘也所謂經加經於元冠也非

弁經也

以經加素爵弁日弁經

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經則子

游於小斂時元冠加經不弁經卽爲非禮曾子又安得云

夫夫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至王肅家語載季桓

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

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據此始死弔卽不得羔裘元冠與喪大記及檀弓皆迥全

破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注既云養疾者朝

服則羔裘元冠專據養疾者甚明蓋士養疾朝服親始死  
卽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王肅不會此義據文  
引入家語爲始死弔服不得元冠之證誤矣

又爲下大夫及士筮宅占者之服

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筮者筮宅也謂  
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  
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疏如筮  
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又云占者朝服者  
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

又爲旣夕道車所載之服

旣夕禮記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



視朝之服也元衣素裳疏案鄉黨云緇衣羔裘是孔子所服  
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是君臣同服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  
日視朝士之道車而用朝君之服不用私朝元端服者乘車  
既載孤卿之旛故道車亦載朝君之服攝盛也云元衣素裳  
者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鞵注云不云衣象冠  
色則不云裳象鞵色可知故云元衣素裳也

又爲大祥筮日筮尸視濯之服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  
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闕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疏吉服朝服也  
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預服大祥之服以  
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惟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

也又云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  
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惟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  
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閔傳者以大祥之後著  
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又爲大祥夕期及祥祭之服

素冠庶見素衣兮筮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王制一命卷疏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  
其祭也朝服縞冠又云其大夫士案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  
其大祥朝服及旣祥麻衣竝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  
或亦與諸侯無異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疏斬衰二十

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元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爲期爲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疏始卽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卽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

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上雜記端裘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元冠今著縞衣故云未純吉

案逸周書器服解縞冠素紕元冠組武卷組纓縞冠素紕祥祭朝服之冠也縞冠與元冠竝陳蓋於吉凶二服必詳且慎

又爲既祥受贈賄之服  
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疏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

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賄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雜記經文本爲重來者故縞冠衛將軍文子之子始來者故練冠

雜記子游曰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謂有以喪事贈賄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疏知此以喪事贈賄來者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禫祭之前主人尙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

將軍文子之爲之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己來弔之後始來贈賄也

又爲踰月吉祭之服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注旣祭乃服禫服朝服  
綬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

朝服重於元端

雜記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疏爵弁受於內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旣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朝服一曰元衣

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疏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元故爲元衣素裳

一曰緇衣

緇衣緇衣之宜兮疏卽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

檜羔裘羔裘逍遙疏朝服衣色元元卽緇色之小別

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疏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曰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

案緇衣一曰黑衣戰國趙策願令補黑衣之數史記趙世家

家願得補黑衣之缺論衡謝短篇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一

曰皐衣蔡邕獨斷公卿侍中尙書衣皐而朝曰朝臣又曰

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阜帛  
越巾刀珮帶又漢書蕭望之傳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淳曰  
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谷永傳擢之阜衣之吏廁之  
爭臣之末儒林梁邱賀傳夜元服入廟居郎閼師古曰郎  
皆阜衣故章元服以廁也後漢鍾離意傳賜尙書以下帷  
被阜袍攷廣雅阜元緇黑也又曰緇謂之阜漢人以緇衣  
爲阜衣名實叢核

又案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說苑臣術篇晏  
子衣緇布之衣帛與布雖異質而其爲緇衣則一也朝服  
不用緇布而用緇帛蓋國策疏於禮典故所傳或異



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疏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又論語曰端章甫鄭云端元端諸侯視朝之服則元端以朝得爲名爲元端也

特牲禮及筮日主人冠端元疏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元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朝服稱端六冕亦有端稱故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

王制一命卷疏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元端者皆其制與士同

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疏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得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論語端章甫鄭元注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皇侃義疏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

古案左氏昭元年傳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昭十年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哀七年傳大士伯端委以治周禮周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晉語端委

帶以隨宰人魯語列士之妻加以以朝服韋昭注諸侯之士元端委貌晏子春秋雜上篇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說苑正諫篇亦同此皆朝服也而以端稱則朝服元端同制也荀子不苟篇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倞注端元端朝服也亦以元端爲朝服論語云端章甫鄭元注日視朝之服則明以元端爲緇布素裳之朝服皇侃謂元端視朝爲周末禮亂不知元端爲朝服通名鄭注云元端視朝猶云朝服視朝也皇侃誤會鄭注故以爲周末禮亂耳惟是宗廟助祭大夫冕士弁無以朝服者會同擯相服皮弁亦不以朝服此言宗廟會同元端朝服與禮似有未合

子華亦舉其略耳

一曰鄉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零一

學海堂

弁服釋例

興化任侍御

大椿

著

朝服下

朝服元端冠皆元冠

元冠制詳於此元端服卷內不復載

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

特牲饋食禮及筮日主人冠端元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

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

服謂緇布衣而素裳然則元端一冠冠兩服也

左氏哀七年傳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注端委禮衣也疏王肅

云委貌之冠元端之衣也

元冠一曰委貌

士冠禮主人元冠注元冠委貌也

記委貌周道也注或謂委貌為元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

貌

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疏案儀禮朝

服首著元冠元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皆著章甫

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

郊特牲委貌周道也注或謂委貌為元冠也疏此云委貌而

儀禮記稱元冠故云或謂委貌為元冠也

玉藻元冠朱組纓注元冠委貌也

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注元冠委貌

穀梁僖三年傳注委委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

案士冠禮記委貌周道章甫殷道牟追夏后氏之道注云皆所常服以行道破道右注王行道德之車道續注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司常道車載旒疏案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行以道故謂象路爲道車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與道僕道右司常經文道字可以相證破白虎通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引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母追夏后氏之道士冠禮賈疏以行道德釋注行道二字蓋本於白虎通

又案後漢書輿服志注引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

委貌也士冠禮鄭注或謂委貌爲元冠蓋據此也又蔡邕  
獨斷緇布冠卽委貌冠宋書輿服志太古冠布齊則緇之  
夏曰牟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蓋以布爲之則爲緇布冠  
以緇爲之則爲元冠其質異其狀同故獨斷謂緇布冠卽  
委貌也

又案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  
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疏委貌一條論三加  
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  
所加之冠儀禮始加緇布冠郊特牲不言緇布冠而言委  
貌亦以委貌本卽緇布冠特變布爲緇耳故緇布冠通言  
委貌以其安正容貌名義同也或曰玉藻元冠朱組纓天



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是諸侯始加用緇布而天子始加則用元冠委貌郊特牲始加之冠言委貌豈據天子歟不知公冠四加則郊特牲三加爲士言之也

廣二寸

喪服傳冠六升外畢疏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案三禮圖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云縮從也衡讀爲橫孔疏云縮直也古謂殷已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禘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以上孔疏其冠廣三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辟積三皆厭伏今卽周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直縫但多作禘而并橫縫之故周吉冠多辟積爲橫縫又以冠兩

頭皆在武上向內反屈縫之既吉凶相變其喪冠質猶疎  
辟禩而盡直縫之以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反屈縫於武故  
得厭伏之名其吉冠則多辟禩而橫縫之詳此文義法式  
顯然梁正言大小之制未聞一何固也據崇義此說前引  
孔疏古者吉凶皆直縫下統承云其冠三寸則謂吉凶二  
冠皆廣三寸也至周吉冠改古不過改直縫爲橫縫外屈  
爲內屈而所云冠廣三寸則未嘗改也崇義以吉凶冠皆  
廣三寸攷喪服傳賈疏則謂喪冠廣二寸以喪冠推吉冠  
則吉冠亦當廣二寸矣崇義以爲三寸未知所從漢書杜  
欽傳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當時以二寸者爲小冠而不  
知其與古合也蓋牟追章甫委貌惟委貌爲最小白虎通

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  
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  
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  
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  
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據此則  
牟追爲最大章甫次之委貌爲最小委貌卽元冠以賈疏  
所云廣二寸與白虎通相證則二寸者爲最小矣史記秦  
本紀始皇法冠六寸始變周制而加廣而漢時猶以小冠  
爲儒冠漢書酈食其傳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  
溺其中破蓋寬饒初拜爲司馬冠大冠帶長劔後漢禮儀  
志武吏布幘大冠輿服志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據此武

冠大則儒冠小明矣蓋當時儒者猶存古元冠之制而高祖輕儒尚武斯見儒冠而惡之也後漢梁冀傳裨幘狹冠折上巾蓋冀性尚矜飾故小其冠以自托於古儒者之服耳元冠既廣三寸則不能圍頂而全覆之隋志宋齊之間天子晏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平裙或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又文帝項有癩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據此則著帽可掩項後是舉全首而蒙之與古二寸之冠僅可覆紒者大小全異又隋志引董巴云幘起於秦人初爲絳袖至漢孝文時乃加以高顏孝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乃始進幘幘之可以覆額與帽之可以覆項同蓋

帽之制本於幘也又隋志巾方言云趙魏之間謂之承露  
郭林宗傳曰林宗常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敗幅巾  
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著  
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阜  
而向後襍髮俗人謂之襍頭自周武帝裁爲四脚今通於  
貴賤矣據此則曰冒曰幘曰巾曰襍頭與後世遠遊進賢  
之類文質異制而覆冒額項則同與古委貌吉冠財廣二  
寸者全異也又攷石林燕語云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  
賓客率多頂帽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號額子  
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據此則冠在帽下帽  
可覆冠可知宋時燕居之冠猶最小與古冠委貌廣二寸

者相近亦可以證冠與帽之異同矣

又案委貌之委有卑下之義荀子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  
之天下注委然俯就之貌委貌云者謂其貌委然卑小也  
蓋牟追最大委貌最小通典謂委貌形如委穀言其如穀  
委地曳而不起也白虎通謂委貌委曲有貌云委貌則與  
直上高大者異又荀子非十二子篇吾與汝學者之嵬其  
冠纒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注訓纒爲俛謂低俯也委貌乃  
古學士之冠其狀委然低俛卽荀子所云學者之嵬其冠  
纒也纒之訓爲俯猶委之訓爲俯也後漢輿服志委貌高  
四寸雖未必全合乎古而高下當不相遠蓋委貌廣二寸  
以二寸之廣直縫之其辟積自少約四寸之高橫縫之其

辟積自多而白虎通謂委貌爲最小蓋比之牟追章甫又爲卑下矣

又案莊子盜跖篇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劔李云危高也吳都賦危冠而出竦劔而趨亦以高冠爲危冠也鄭士冠禮委貌注委猶安也蓋冠形過高則危故曰危冠小而委然者與危冠異故鄭訓委貌之委爲安也

又案後漢志委貌高四寸蓋約髻之大小爲之士喪禮笄用桑長四寸蓋安髻之笄也安髻之笄長四寸則髻廣不及四寸矣以髻廣不及四寸可以知髻之高矣委貌高四寸則髻高亦當在四寸以內蓋冠以冒髻冠之高廣必過於髻而後能覆韜之也朱子家禮緇冠注糊紙或用烏紗

加漆爲之裁一長條其長一尺四寸許其高寸許圍以爲  
武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又用一長條廣  
四寸長八寸上襞積以爲五梁縫皆向左彎其一跨頂前  
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  
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爲竅以受笄笄用白骨或象牙爲之  
據此冠梁前後長八寸中屈之則約高四寸矣蓋本後漢  
志委貌高四寸之遺制

以繒爲之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疏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  
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  
布至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



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紵帛何知非紵帛為元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元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案詩疏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以美焉蓋自士以上惟得以帛為元冠不復冠緇布故曰冠而敝之庶人則元冠得與緇布冠並用隋志載後周諸

公之服九九曰元冠諸侯服八八曰元冠諸伯服七七曰元冠諸子服六六曰元冠諸男服五五曰元冠三公三孤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與五等相準士之服三三曰元冠庶士之服一曰元冠庶士卽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則是隋庶人亦得元冠與詩彼都人士疏同彼疏所云庶人或卽隋志所云庶士乎

又案元冠繪冠也後漢志委貌以阜繪爲之最合古制士冠禮及郊特牲皆言緇布冠旣冠而敝則知士常冠不用緇布矣玉藻緇冠元武子姓之冠也元冠緇武不齒之服也廣雅緇細繪也緇冠元武冠用白繪則武用黑繪明矣元冠緇武武用白繪則冠用黑繪明矣以冠武不異質也

又以吉凶冠制參攷之詩庶見素冠兮箋旣祥祭而縞冠  
素紕據此則縞素二冠皆爲繪冠凶冠尙用繪吉冠豈反  
以布乎又攷禫而織鄭云黑經白緯爲織蓋喪至小祥冠  
練冠以變麻用布至大祥縞冠卽變布用繪然尙用白繪  
不卽元也至禫則用白緯黑經之繪蓋兼乎白黑二繪之  
閒至踰月吉祭之後全用黑繪矣所謂元冠也若元冠用  
布是除喪已易布爲繪吉時轉易繪爲布是無序也戰國  
秦策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高誘注太子見殺故布冠  
而拘執於秦呂覽不屈篇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郵齊威王  
幾弗受據此皆以布冠爲貶降可知常制當用繪矣又趙  
策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及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

人以爲冠此尤元冠用帛之顯證也墨子兼愛篇昔者晉  
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綫練  
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夫惡衣尙以練帛爲冠豈元冠爲禮  
冠反以布乎詩彼都人士疏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三代改  
制齊不復用布所謂齊冠卽元冠也然則元冠用繪詩  
疏最確郊特牲疏謂章甫牟追委貌皆用緇布與詩疏自  
相牴牾未足爲據三禮圖亦襲郊特牲疏之誤

又案冠古以布爲之太古冠布是也至委貌則易之以繪  
其後有以竹木爲之者後漢輿服志長冠制如板以竹爲  
裏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莊子讓王篇原憲  
華冠繼履杖藜而應門音義華冠以華木皮爲冠是也然

要皆以竹木爲質而表之以繒故輿服志載竹皮冠以  
纒三十升布爲之則是纒爲表而竹爲裏矣華冠竹冠大  
畧相似

璆飾與韋弁皮弁同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  
疏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  
也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  
而掌其禁令注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

謂兼於韋  
皮弁之

冠飾  
也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諸侯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

星洲集解 卷五 皇一  
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

穀梁哀十三年傳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惟欲好冠疏冕有旒數不同則冠亦有差等之別吳爲子爵其冠之飾必不得與公侯同等但未知若爲差等爾

案朝服元端古皆用元冠一冠非若後世之有通天遠遊進賢冠各異等也又元冠橫縫非若後世之有三梁兩梁一梁別貴賤也而范注謂冠有差等者破玉府注鄭司農云冠飾十二玉王制疏云諸侯韋皮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冠弁卽元冠也吳爲子爵其冠璣之數當亦如弁師

注所云皮弁璣子男璣飾五差等較然而穀梁疏謂不知  
差等未之攷爾

又案莊子盜跖篇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  
死牛之脅注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此盜跖謂孔  
子也枝木之冠謂儒冠也冠多華飾則璣玉之類也

### 衡縫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今冠  
橫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疏殷以上  
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禩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但  
多作禩而并橫縫之周吉冠文故多積禩而橫縫若喪冠質  
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

皇清系角 卷五 皇一  
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  
凶冠同從縫

內畢

喪服傳冠六升外畢注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疏  
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  
而爲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  
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  
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  
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  
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

既夕禮記冠六升外緹注緹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



也疏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  
內縫之繹餘在內謂之內繹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  
外繹故云外之者外其餘也

案淮南子人閒訓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繇注繇屈也結曰  
卷卷與繇通故汜論訓古者有整而繇領繇領卽卷領也  
冠卷以一條繒爲之無屈義乃名爲卷者凶冠外繹吉冠  
內繹皆以冠落兩武凶冠則由武內反屈之鄉外吉冠則  
由武外反屈之鄉內其屈處皆以武爲質故武得卷名也

緣邊

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疏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

但以素緣耳

王案此凶冠也吉冠之制當亦有緣

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

玉藻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注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無事者去飾疏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畧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綏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者乃合之

案玉藻云居冠屬武與下文有事然後綏互文也居冠屬

武則有事不屬武矣有事然後綏則居冠不綏矣注謂燕

居著冠於武疏謂有事臨者乃合之最傳互文義例乃或

謂吉冠內畢如冠不屬武則內畢之冠臨時未易連合倘

連合不固行禮冠脫必至大失威儀今攷疏云有事臨著  
乃合之謂事未至先冠常著之冠以待事其時當別具一  
未著新冠以備行禮其未著新冠必臨時乃合冠於武郊  
之祭始至先冠皮弁至祭所乃服大裘而冕可知古之禮  
冠必臨時乃著蓋取新潔也臨著乃合武尤以明敬晏子  
春秋外篇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  
外革冠謂改冠也蓋景公聞晏子之言爲之加禮故改其  
常冠而別冠新冠以見臨事屬冠於武謂新冠之武臨時  
綴合正以見整容修禮也其云晏子避走立乎門外蓋景  
公方改易衣冠故避之使有間也古者行禮多有待事之  
次聘禮賓入於次公食大夫禮公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

聘注云如聘亦入於次蓋未事阜至恐後時也待事必須  
爲次以息之可知事前之暇豫矣然則整冠屬武豈遂無  
閒而何慮其未易連合乎且服以冠爲重冠以武爲固行  
禮之冠卽使前此久著於武猶必臨時展視或恐縫合未  
周致有失墜故冠武異材久合不如新合之故也注義以  
爲多威儀多威儀所以昭恪慎也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  
蓋謂加武於冠也於來弔之時始云加武則臨事乃屬武  
有明據矣

冠武異材冠纓異材

喪服傳冠繩纓條屬右縫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  
下爲纓著之冠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

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疏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又云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際朝服編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

既夕禮記纓條屬厭注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疏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以一條繩從前額上以兩頭鄉項後交通至耳各綴之於武使鄉下纓結之云屬之冠者先爲纓武訖乃後以冠屬著武故云屬也又云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冠在武下故云厭也

玉藻編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疏武  
用元元是吉冠用編編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  
元而冠用編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  
冠卷共材

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注別吉凶者  
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  
之冠象太古喪事畧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

案鄭玉藻注古者冠卷殊謂冠與卷殊材非冠與卷殊色  
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則冠之變制也不可謂  
凡冠皆與武異色也鄭注上云武冠卷也下云古者冠卷  
殊則冠卷殊三字惟釋武制謂古者冠自爲冠武自爲武

本不共材故縞冠而武或用元元冠而武或用縞子姓之冠元冠得用縞武由於古者冠卷殊耳若後世冠卷同材則色不得異矣孔疏不達此義以鄭注古者冠卷殊爲冠卷殊色則豈以元冠皆當用縞武耶果如此則經不獨云子姓之冠矣不惟不通經竝不通注此等恐不出穎達手也

又案玉藻元冠縞武縞冠元武縞繪也則知元亦繪矣古者冠卷雖異材然冠以繪卷亦當以繪也逸周書器服解元冠組武卷組纓則是元冠纓用組卷亦以組矣組纓絲絲爲之非繪也逸周書所云組武卷或以絲絲聯綴卷武故以名與

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

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

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檀弓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疏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

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若其綦組爲纓則當以元色爲冠

若既祥元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

案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云元冠朱組纓天子

之冠也則天子纓與紘同色又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

冠也則諸侯纓與紘異色大夫元冠未知著何纓攷禮器

管仲鏤簋朱紘注謂大夫當緇組紘纁邊是大夫與士紘

同用緇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則大夫與士纓亦



當同用綦也惟緇布冠之纓與元冠之纓不同士冠禮緇布冠缺頤青組纓士元冠則綦組纓玉藻釋文綦雜色也青與綦異色也又攷天子元冠朱組纓是言始冠之冠諸侯元冠丹組纓士綦組纓是言齊時之冠若他事用元冠其纓色當亦同今以紘制推之弁師掌王之五冕皆朱紘也不以事異也然則天子元冠朱組纓用之於始冠朱纓也卽以甸以燕以養老以燕羣臣亦莫不朱纓也諸侯齊用丹組纓士齊用綦組纓雖以齊言之卽他事亦靡不眠諸齊攷玉藻疏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據此則元冠以綦組爲纓不特用之於齊亦用之於祭矣又攷隋志各如其綬色以此推之玉藻天子元組纓則元

冠當元組纓與此節所云朱組纓不合公侯朱組綬則元冠當朱組纓與此節所云丹組纓不合士緼組綬則元冠當緼組纓與此節所云綦組纓不合然則纓綬同色之制不可以通之於禮也

纓之有飾者曰綬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綬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綬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疏孔子時有綬者故非時人綬之諸侯則得著綬故玉藻云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鄭云尊者飾也士冠不得綬也

檀弓喪冠不綬注去飾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鞶  
紳摺笏注綏纓之飾也疏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  
下垂謂之綏

玉藻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注諸侯緇布冠有綏尊者飾  
也績或作繪綏或作豨疏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綏也吾  
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績綏諸侯之冠故云緇布冠有綏  
尊者飾也又云諸侯惟績綏爲異其頰項青組纓等皆與士  
同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注燕無事者去飾

大帛不綏注帛當爲白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綏凶服去飾

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綏當用

績疏綏當用績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故知也  
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麤委武元縞而后麤注不麤質  
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  
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疏云元縞二冠既有先別卷後乃  
可麤故云而后麤也而大祥縞冠亦有麤何以知之前既云  
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麤也

案玉藻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疏諸侯惟績綏爲異其  
頰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據此則是諸侯始冠緇布冠仍  
用士之青組纓特加以績綏耳故通典載太子冠儀緇布  
冠亦青組纓同於士三禮圖謂玉藻始加皆青組纓績綏  
卽孔疏所謂諸侯之冠亦用青組纓也但績綏乃繪畫五

采與青組纓不同元冠紫綵注謂諸侯綵當用纁是諸侯

本丹組纓綵當別以纁也陳祥道謂元冠朱組纓則綵可

知緇布冠纁綵則纓可知是謂纓綵同色與注異義內則

疏謂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綵蓋結

領下者爲纓所謂青組纓丹組纓是也於其下垂處加以

繪畫則所謂纁綵是也嚴陵方氏謂纓用組綵用帛則纓

綵異質矣攷鄭內則注綵纓之飾也注以綵爲纓之飾則

綵卽纓也特纓不垂而綵垂纓不纁而綵纁是纓不飾而

綵飾而要之綵亦纓之餘故云綵纓之飾也非謂纓外別

有一綵也玉藻注綵或作玼攷漢書律歷志玼繼也冠綵

之通名玼謂玼卽繼纓而加長者也若纓外別有一綵則

不與纓相繼矣與旒義即不相附又江充傳冠飛翮之纓  
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旒也此注以旒解纓可知旒即纓  
之餘也楊雄傳鸞鳳紛其御旒師古曰旒車之垂飾纓旒  
也亦以纓釋旒故纓旒決不異物南齊志遠遊冠太子諸  
王所冠太子朱纓翠羽綉珠節是於朱纓之外別以翠羽  
為綉飾於朱纓之上則纓綉異質矣與孔疏垂纓為綉別  
為一義組纓為糾繩以為纓旒謂纓末之不糾者冠綉之  
綉與旌旗之綉同狀旌旗之綉著旄毛牛尾於幢上以散  
垂為飾釋名綉有虞氏之旌也注旌竿首其形粲粲然也  
粲粲言其散垂也

又案記不云元縞委武而後旒而云委武元縞而後旒則

黻不由於有委武由於元縞也疏謂別安冠卷灼然有黻  
是有黻由於有武不知有武者不必有黻故士冠禮縞布  
冠缺項疏既武以下別有頰項明於首四隅爲綴上綴於  
武然則縞布冠有武也喪服傳注首經象縞布冠之頰項  
今以其制推之喪冠不著於首經之上卽知縞布冠不著  
於缺項之上喪冠以一條繩爲武而別加首經卽知縞布  
冠先自有武而更綴頰項也士冠禮注雖不言縞布冠有  
武而其義見於喪服注矣大白縞布同制縞布冠有武則  
大白冠可知大白縞布俱有武而孔子曰其縷也吾未之  
聞則可知有縷不因別安冠卷也記謂大白縞布冠不黻  
非謂其無委武也其下云委武元縞而後黻言縞布大白

雖同有委武然必元縞二冠乃旤也委武二字乃承上大  
白緇布之文起下元縞之文謂大白緇布用布質故無旤  
元縞二冠以繪帛爲之異於大白緇布之用布始得加綏  
以盡飾耳

又案綏者纓之垂爲飾者也有事無不綏有事不綏則從  
貶殺者也管子小匡篇管仲誦纓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  
後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蓋纓本當下垂以爲飾管仲  
始以就刑之人誦纓不垂從貶殺也禮衣委地禮冠委綏  
皆所云文德尙褻長也魏志崔季珪傳裴松之注引續漢  
書曰今天下纓綏搢紳之士言纓必兼言綏纓以綏重也  
惟武士之冠纓而不綏後漢輿服志云諸冠皆有纓旤執



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云縮纓卽管子所謂詘纓也縮  
紕皆謂屈結之不垂旒也後漢輿服志又曰武冠俗謂之  
大冠環纓無旒注引莊子說劍篇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  
突鬢垂冠纓胡之纓短後之衣證環纓無旒則知武士不  
旒矣然纓雖以垂爲飾而長短有度垂纓五寸爲惰游之  
士則五寸爲踰節矣

有安髻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纒有總有髻

鄘柏舟髻彼兩髦實維我儀箋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  
總拂髦冠綏纓疏內則注云纒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  
著纒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  
振去塵而著之旣著髦乃加冠又著綏纓又云士冠禮曰皮

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無笄者綏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纓則無笄矣上言纓笄者爲纓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笄纓是著纓必須笄也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注無笄者纓而結其條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緇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笏注緇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也疏笄者著緇旣畢以笄插之熊氏曰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緇韜髮作髻旣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纓中是也纓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其元冠有纓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問喪云親始死雞斯之時去元冠

而有笄繼是知笄繼不得爲冠總者裂練繪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紕繼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鞞又加大帶也又云繼韜髮者也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

問喪親始死雞斯注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

案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攷此纚爲緇布冠言

之也士冠以緇布冠代元冠故經文以纒繫緇布冠之下  
其實元冠有纒與緇布冠同也內則子事父母端韞紳所  
謂端元端也所謂冠綏纒卽元冠也彼文纒笄與冠連文  
則元冠有纒也又攷士冠禮緇纒廣終幅之文在緇布冠  
之下皮弁笄爵弁笄之上則上承緇布冠下起皮弁爵弁  
也蓋髮非纒不韜髮不韜不可以屬冠與弁卽推之六冕  
皆然也荀子禮論篇薦器則冠有鍪而無緇蓋惟薦器乃  
無緇雖襲時尙有緇也鄭士冠禮注謂纒今之幘梁謂其  
狀似漢之幘梁其實漢制緇自爲緇幘自爲幘漢書元帝  
紀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緇爲  
首服冠與幘與緇各爲一物則知緇非幘也釋名纒以韜

髮者也蓋先以長六尺之緹裏髮乃爲髻則纒韜髮於未  
成髻之先非覆髻於既成髻之後也若幘則可以覆冒全

首方言絡頭幘頭也紗績髻帶今之偏髮帶髮亦帑音績

幘幘頭也覆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髮今結

也士喪禮鄭注免如今幘頭自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

紒此幘之狀也蓋漢時冠猶存古委貌遺制不同武士大

冠故冠下必藉以幘方不露髮後漢書魯丕傳帝善丕說

罷朝特賜冠幘履鞮楊賜傳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

幘當時賜冠必兼幘以冠必得幘乃能覆冒全首耳

又案鄭內則注纒韜髮總束髮束之與韜制各不同孔內

則疏謂既以纒韜髮乃爲髻既爲髻又以繪束髮之本而

垂其餘於後明劉績三禮圖以總爲幘巾髻籠所以韜髻  
與束髮之制全異攷纚似幘梁見士冠禮注未聞總似幘  
也檀弓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注總束髮垂爲飾齊  
衰之總八寸如云韜髻安得垂其餘乎巾車王后之五路  
有朱總績總鷺總鄭司農云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  
與兩鑣疏謂若婦人之總亦旣繫其本又垂爲飾故翟車  
用組總組則垂者也以巾車之總推總制則知總皆以垂  
爲飾也詩于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管  
子弟子職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注總設燭之束也急就篇  
承塵戶幘條績總顏師古注總以絲縷爲之所以束髮也  
說文總聚束也廣雅總結也文選藉田賦垂髻總髮李善

引毛萇詩傳總角結髮也凡言總者皆以結束爲義而劉績謂總以覆髻如幘梁田於鄭注束髮之訓未旁求耳

一曰冠弁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

有素委貌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庶人弔者素委貌

喪服記朋友麻注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素

委貌也

且投其冠注冠素委貌疏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  
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  
經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大夫大斂無  
文明亦弁經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經案  
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  
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  
者去笄纒而紛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  
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  
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案士喪  
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崔氏之



言非也

曾子問疏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疏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君大夫

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又云其斬  
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  
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又云  
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鬢與未成服時同其服  
則如喪服故旣夕禮云大夫鬢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  
此互文以相見耳諸文言鬢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  
素弁以葛爲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  
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  
弁而加此經焉疏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  
也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疏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

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

奔喪括髮袒注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疏案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途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編總女人之編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

衣用十五升緇布素裳緇帶素鞵或緇鞵

素冠庶見素衣兮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庶見素鞵兮箋祥祭朝服素鞵者鞵從裳色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鞵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

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又云緇帶黑繪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又云素鞞白韋繹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疏案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鞞色不同下云韋者是君大夫同用韋也但彼是元端服之鞞此士用素韋爲之故鄭云白韋鞞也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疏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鞞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聘禮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疏鄭言此者欲廣解長衣中衣深衣三

者之義此三者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

特牲饋食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鞞注緇鞞者下大夫之臣疏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鞞與裳同色大夫之臣朝服素鞞此緇鞞故云下大夫之臣

王制布帛精麤不中數疏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

元衣而養老注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殷尙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疏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

雜記朝服十五升疏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

喪大記絞紵如朝服注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

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疏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鞵故  
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鞵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  
衣而素裳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  
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鞵  
鞵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鞵用緇不與裳  
同色

論語緇衣羔裘皇侃義疏緇衣服者元冠十五升緇布衣素  
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爲之襪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

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  
卯苔菜而已又說苑臣術篇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亦  
謂晏子也八升十升之布不及朝服十五升或夕深衣爲

大夫士之燕服用此麤大之布耳晏子春秋問上篇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然則朝服必十五升乃中度也晏子雖儉其敢以不中度之服入朝乎

天子諸侯白鳥青絢纒純大夫士白屨黑絢纒純

屨人注青絢者王白鳥之飾疏黑鳥配冠弁服又云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也

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也疏案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鳥諸侯朝服素裳素鞞應白鳥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鳥其臣則白屨也

案冠弁卽朝服也天子諸侯朝服皆素裳鳥從裳色燕禮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一  
記疏謂諸侯朝服當白鳥則天子冠弁亦當白鳥屨人疏  
謂黑鳥配冠弁服未合

凡朝服君臣皆羔裘臣則豹裘

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注大夫羔裘以居疏謂居於朝廷  
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  
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  
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  
居家也

羔裘之革素絲五紵疏其諸侯視朝乃卿大夫等同用黑羔  
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  
侯視朝之服是也又云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



知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  
鄭羔裘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疏玉藻云諸  
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

羔裘豹飾傳豹飾緣以豹皮也疏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  
袞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祛袞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袞  
飾異皮

唐羔裘羔裘豹祛箋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檜羔裘小序好絜其衣服疏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  
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卽服  
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  
路寢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

皇清經義 卷五 禮記 三  
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游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疏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司裘疏鄭玉藻羔裘注引孔子緇衣羔裘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

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玉藻羔裘  
豹飾緇衣以裼之注飾猶衰也孔子曰緇衣羔裘疏皇氏以  
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元衣案王制直云元衣而養老不  
辨內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  
逍遙鄭元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  
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竝云羔裘  
若此元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士大夫也  
論語緇衣羔裘皇侃義疏緇染黑七入者也元則六入色也  
羔者烏羊也邢疏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  
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是  
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

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

案越絕書吳內傳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羔裘則必緇衣諸侯相朝當皮弁麕裘而蔡昭侯被羔裘則同於在國視朝之服矣非制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中論審大臣篇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鞞求之無戾云素鞞則朝服素裳也此亦朝服羔裘之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攷羔裘於司裘爲良裘孫叔敖以爲朝服之裘正合禮制而韓非以爲儉偏

下則韓非子之時風俗夸靡不以羔裘爲上故指爲儉服也漢書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然則賤羔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禮經也晏子春秋雜下篇及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以朝所謂以緇布之衣則朝服緇衣也而用麋鹿之裘不衣羔裘則降於良裘矣或以示儉非常制也

麋鹿說苑作麋鹿

又案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今以朝服燕祭朝服是其好絜衣服其必以狐裘爲黃衣狐裘者蓋黃衣狐裘祭服也鄭欲釋小序好絜衣服則服祭服以朝乃爲好絜今攷小序謂檜君逍遙遊宴不能自強於政治則變易典制輕

重任心不僅在於好絜衣服也攷玉藻卒食元端而居公  
羊昭二十五年傳注諸侯元端以燕王制一命卷疏天子  
諸侯亦以元端燕居詩所謂逍遙乃燕居時也又攷羔裘  
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詩狐裘蒙戎疏及司裘  
疏皆以狐蒼裘爲元端之裘然則此詩所云狐裘以朝爲  
狐蒼裘也蓋緇衣羔裘視朝之正服元端狐青裘燕居之  
正服今檜君燕居反服朝服故詩人以羔裘爲刺視朝反  
服燕居之服故詩人以狐裘爲刺言其重所輕其輕所重  
也如謂檜君好絜衣服故服祭服以朝不知息民之祭於  
祭爲輕黃衣狐裘亦祭服之最輕者服以視朝未足以炫  
盛飾也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疏謂庶人得服黃狐之裘

非貴服也然則檜君眡朝欲侈盛服必不服庶人所服之裘明矣

又案大夫羔裘豹褱固以不純用羔下於諸侯而豹亦飾之最盛者管子大匡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注往重報輕蓋幣以鹿皮爲重而豹皮又重於鹿皮故揆度篇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褱注卿大夫上大夫也列大夫中大夫也然則非上大夫及中大夫且不得以豹爲飾矣又淮南子說林訓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然則豹裘不雜且勝於狐裘之粹矣故羔爲良裘其可爲羔飾者莫重於豹也

